

[法国] 巴尔扎克 著 尚林霞 林芳 译



高老头

THE GREAT GUY RAG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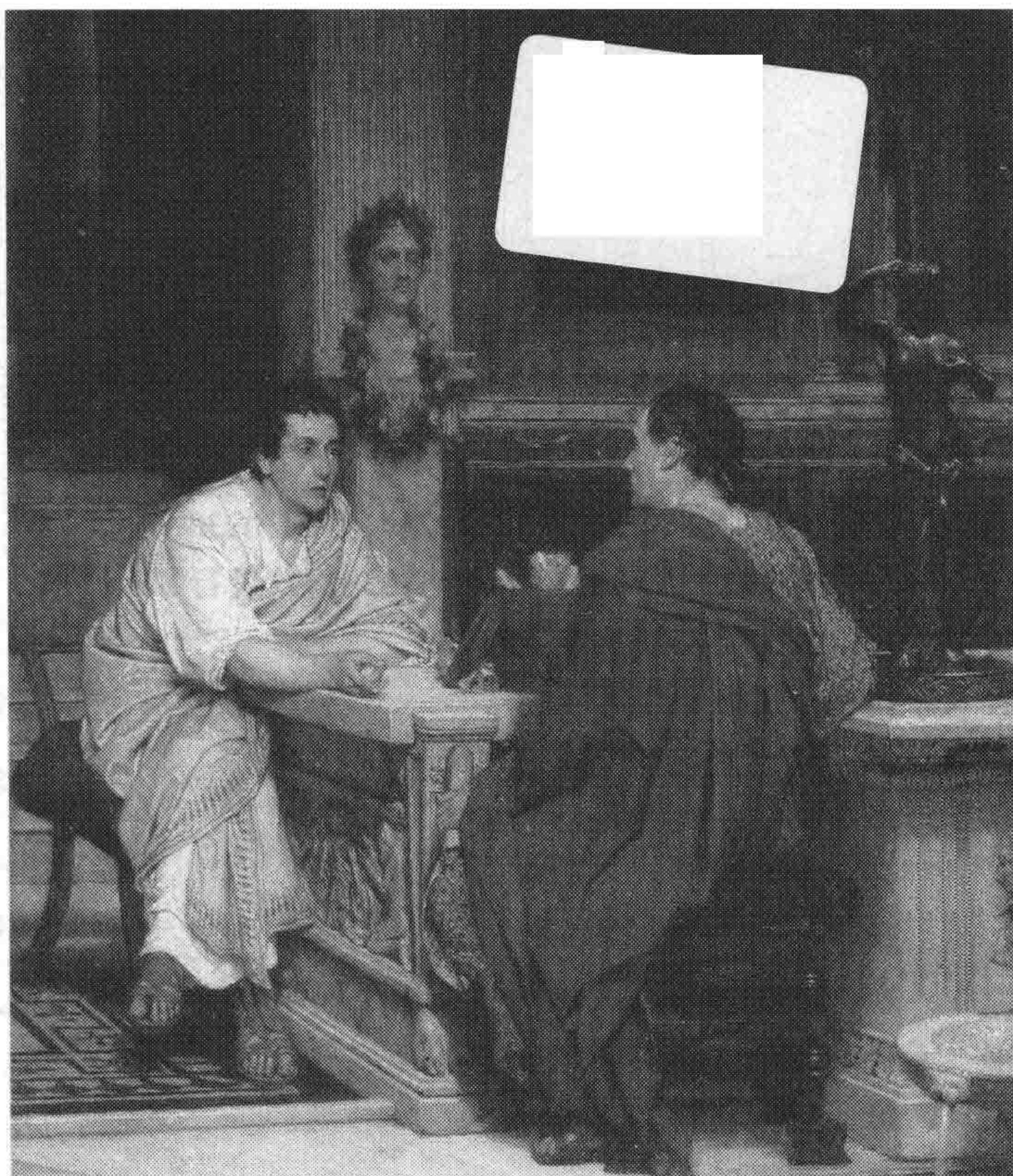


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高老头

[法国]巴尔扎克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第2辑/刘泰丰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104-02579-5

I.世... II.刘... III.文学—作品—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955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第二辑)

责任编辑: 风 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910mm×1310mm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99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79-5

定 价: 436.80 元(全 26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高老头

第一章	伏盖公寓	(3)
第二章	两处访问	(35)
第三章	初见世面	(59)
第四章	鬼上当	(96)
第五章	两个女儿	(140)
第六章	父亲的死	(165)

欧叶妮·格朗台

资产者的面目	(185)
巴黎的堂兄弟	(207)
外省的爱情	(220)
吝啬鬼许的愿和情人的誓言	(245)
家庭的苦难	(275)
如此人生	(299)
结局	(314)

高老头

第一章 沃凯公寓

一个夫家姓沃凯，娘家姓贡夫朗的老妇人，四十年来在巴黎开着一所兼包客饭的公寓，坐落在拉丁区与圣——玛梭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上。大家称为沃凯家的这所寄宿舍，男女老少，一律接待，从来没有因为风化问题遭到过任何人的中伤，可是三十年间也不曾有妙龄女郎寄宿，青年男子除非家里供应微薄，否则也不会光顾。然而，一八一九年上，正当这幕惨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的确住着一个可怜的少女。虽然惨剧这个字眼被近来多愁善感，颂赞痛苦的文学用得那么泛滥，那么歪曲，以致无人相信；这儿可是不得不用。并非在真正的字义上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戏剧意味；但我这部书完成之后，京城内外也许有人会掉几滴眼泪。出了巴黎是不是还有人懂得这件作品，确是疑问。书中有许多考证与本地风光，非住在蒙马特高地和蒙鲁日高地之间的居民不能领略。这个著名的盆地，墙上的石灰墙皮老是在剥落，烂泥潭比比皆是；到处是真苦难，空欢喜，而且那么忙乱，不知要何等重大的事故才能在那儿轰动一下。然而也有些东零西碎的痛苦，因为邪恶与美德混在一块便变得伟大庄严，使自私自利的人也要定一定神，生出一点儿同情心；可是他们的感触不过是一刹那的事，像匆匆忙忙吞下的一颗美果。文明好比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一样，碰到一颗比较不容易粉碎的心，略微耽搁了一下，马上把它压碎了，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进。你们读者大概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埋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想道：也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消遣一下。读完了高老头隐秘的痛史以后，你依旧会心安理得地用晚餐，把你的无动于衷归咎于作者，说作者有意夸大，故弄玄虚。殊不知这惨剧既非杜撰，亦非小说。一切都是真情实事，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心里发现剧中的要点。

公寓的屋子是沃凯太太的产业，坐落在圣·日内维新街下段，处于路面往下通向弓弩街的地方，坡度陡峭，马匹很少上下，因此挤慈谷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罩下一片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息；圆圆的穹顶庄严肃穆，使一切都暗淡无光。街面上石

板干燥,阳沟内没有污泥,没有水,沿着墙根生满了草。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像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无端端地不快活。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一带只看见些公寓或者私塾,苦难或者烦恼,垂死的老人或是想作乐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没有一个区域比这里更悲惨,更使人感到陌生的了。特别是圣·日内维新街,仿佛一个青铜镜框,跟这个故事再合适不过的了。为求读者了解起见,多用一些灰暗的色调和沉郁的气氛来描写实在也并不为过。就如同参观巴黎的地下墓穴,一级级走下去,光线随之减弱,而领队的声音也变得空空洞洞,这样的比较一点儿不过分。

公寓侧面靠街,前面朝向一座小花园,屋子跟圣·日内维新街组成直角。屋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公尺;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砂子铺的小路,两旁有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二色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上面钉一块招牌,写着:沃凯宿舍;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临街的栅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在栅门上张望,可以看到小路那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大概是本区画家的手笔。神龛内画着一个爱神像,浑身斑驳的釉彩,喜欢联想的人也许会认为那是巴黎风流病的标志,这种病在离那儿两步远的医院便可医治。神像座子上模糊的铭文,令人想起雕像的年代,即一七七年巴黎热烈欢迎伏尔泰荣归的时代。那两句铭文是:

不管你是谁,这就是你的良师,
他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是。

天快黑的时候,实板门取代了栅栏门。小园的宽度正好等于屋子正面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长春藤把那座界墙统统遮盖了,在巴黎城中格外显得清幽,引人注目。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成为沃凯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也是和房客谈天的资料。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走道,走道尽处是一片菩提树荫。沃凯太太虽是贡夫朗出身,菩提树三字老是念别音的,房客们用文法来纠正她也没用。两条走道之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是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周又围着些菌筐,旱芹,酸

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绿漆圆桌，周围放几个凳子。逢着大暑天，一般有钱喝咖啡的主顾，在热得可以孵化鸡子的天气到这儿来品尝咖啡。

四层楼外加阁楼的屋子用的材料是粗沙石，粉的那种黄颜色差不多使巴黎所有的屋子不堪入目。每层楼上开着五扇窗子，全是小块的玻璃；百叶帘卷得有高有低，参差齐。屋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装有铁栅和铁丝网。正屋之后是一个二十尺宽的院子：猪啊，鸭啊，兔子啊，和和气气地混在一块儿；院子底上有所堆木柴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之间接一日凉棚，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靠圣·日内维新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避免瘟疫不得不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打这扇门里扫到街上。

房屋的分配本是预备开公寓的。底层第一间有两扇临街的窗子取光，通往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侧面通到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是楼梯道，楼梯的踏级是用木板和彩色地砖拼成的。一眼望去，客室的景象可谓满目凄凉：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满是一条条忽而暗淡忽而发光的纹缕。正中放一张黑地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一套白磁小酒杯，金线已经剥落一大半，这种酒杯现在还到处看得到。房内地板很坏，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墙的其余部分糊着上油的花纸，画着《岱雷马克》里的主要的几幕，一些有名的人物都著着彩色。两扇有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壁上，画着加里泼梭款待于里斯的儿子的盛宴。四十年来，这幅画老是给年轻的房客当作说笑的引子，把他们因为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表示自己的身份比处境高出许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中间放一座恶俗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部很干净，可见除了重大事故，难得生火。

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应当叫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老老少少的房客特有的气味，跟他们伤风的气味合凑成的令人作呕的成分，倘能加以分析，也许这味道还能形容。话得说回来，这间客室虽然教你恶心，同隔壁的饭厅相比，你还觉得客室很体面，芬芳，好比女太太们的上房呢。

饭厅全部装着护壁，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奇奇怪怪的形状。几口黏手的食器柜上摆着暗淡无光的破裂的水瓶，刻花的金属垫子，好几堆都奈窑的蓝边厚磁盆。屋角有口小橱，分成许多标着号

码的格子,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在此有的是消毁不了的家具,没处安插而扔在这儿,跟那些文明的残骸留在痼疾救济院里一样。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有一个教士出现;还有些令人倒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灰尘跟油混在一块儿的接灯;一张铺有漆布的长桌,油腻之厚,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刻划姓名;几张断腿折臂的椅子;几块可怜的小脚毯,散了的草辫到处拖着;还有些破烂的脚炉,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像炭一样的焦黑。这些家具的古旧,龟裂,腐烂,摇动,虫蛀,残缺,老弱无能,奄奄一息,倘使详细描写,势必长篇累牍,妨碍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恐非性急的人所能原谅。红色的地砖,因为擦洗或上色之故,画满了高高低低的沟槽。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虽非满目疮痍,却也腐朽不堪了。

这间屋子最有光彩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左右,沃凯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先行出现,它跳上食器柜,把好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呼啊呼啊地做它的早课。不久,寡妇出现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头发,懒洋洋的缀着愁眉苦脸的软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脸上,中央突出一个鸚鵡嘴般的鼻子,滚圆的小手,像教堂的耗子(一句俗语,指过分虔诚的人。)一般胖胖的身材,胸脯鼓鼓囊囊,颤颤悠悠,一切都跟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调和。她闻着室内暖烘烘的臭味,一点儿不觉得难受。她的面貌像秋季初霜一样新鲜,眼睛四周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变而为债主那样的竖起眉毛,板起脸孔。总之她整个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监狱少不了牢头禁卒,你想象中决不能有此无彼。这个小妇人的没有血色的肥胖,便是这种生活的结果,好像传染病是医院气息的产物。罩裙底下露出毛线编成的衬裙,罩裙又是用旧衣衫改的,棉絮从开裂的布缝中钻出来;这些衣衫就是客室,饭厅和小园的缩影,同时也泄露了厨房的内容与房客的流品。她一出场,舞台面就完全了。五十岁左右的沃凯太太跟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一样。无精打采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像一个会假装恼怒,以便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也存心不择手段地讨便宜,倘若世界上还有什么乔治或毕希葛吕(法国大革命时代人物,以阴谋推翻拿破仑而被处

死刑。)可以出卖,她是决计要出卖的。房客们却说她骨子里是个好人,他们听见她同他们一样咳嗽,哼哼,便相信她真穷。沃凯先生当初是怎么样的人,她从无一字提及。他怎样丢了家私的呢?她回答说是遭了恶运。他对她不好,只留给她一双眼睛好落眼泪,这所屋子好过活,还有给了她不必同情别人灾祸的权利,因为她说,她什么苦难都受尽了。

一听见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胖子厨娘西尔维赶紧打点房客们的中饭。一般寄饭客人通常只包每月三十法郎的一顿晚饭。

这个故事开始的年代,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二层楼上是全屋最好的两套房间,沃凯太太住了小的一套,另外一套住着古的太太,她过世的丈夫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军需官。和她同位的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女,维克多莉·泰伊番小姐,把古的太太当做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每年一千八百法郎。三层楼上的两套房间,分别住着一个姓彼阿莱的老人和一个年纪四十上下,戴假头发,鬓脚染黑的男子,自称为退休的商人,叫做伏脱冷先生。四层楼上有四个房间:老姑娘米旭诺小姐住了一间;从前做粗细面条和淀粉买卖,大家叫做高老头的,住了另外一间;其余两间预备租给候鸟(短时期的过路客人),像高老头和米旭诺小姐般只能付四十五法郎一月膳宿费的穷学生;可是沃凯太太除非没有办法,不大乐意招留这种人,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那时代,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位从安古兰末乡下到巴黎来读法律的青年,欧也纳·特·拉斯蒂涅。人口众多的老家,省吃俭用,熬出他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生活费。他是那种因家境清寒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从小就懂得父母的期望,自己在那里打点美妙的前程,考虑学业的影响,把学科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以便捷足先登,榨取社会。没有问题,这点真实性完全要归功于他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倘没有他的有趣的观察,没有他在巴黎交际场中无孔不入的本领,我们这故事就要缺乏真实的色彩;没有问题,这点真实性完全要归功于他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种欲望,想刺探一桩惨事的秘密,而这惨事是制造的人和身受的人一致讳莫如深的。

四层楼的顶上有一间晾衣服的阁楼,还有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的两间卧房。

除了七个寄宿的房客,沃凯太太不管年景好坏,还有八个法科或医科

的大学生,和两三个住在近段包一顿晚饭的熟客。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的饭厅,晚餐时坐到十八个人;中饭只有七个房客,团团一桌的情景颇有家庭风味。每个房客级着软鞋下楼,对包饭客人的衣著神气,隔夜的事故,毫无顾忌地议论一番。这七位房客好比沃凯太太特别宠爱的孩子,她按照膳宿费的数目,对每个人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像天文家一般不差毫厘。这批萍水相逢的人心里都有同样的打算。三层楼的两位房客只付七十二法郎一月。这等便宜的价钱(唯有古的太太的房饭钱是例外),只能在圣·玛赛城关,在产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中间的那个地段找到。这一点,证明那些房客明里暗里全受着贫穷的压迫,因此这座屋子内部的悲惨景象,在住户们破烂的衣著上照样暴露。男人们穿着说不出颜色的大褂,像高等住宅区扔在街头巷尾的靴子,快要磨破的衬衫,有名无实的衣服。女人们穿着黯淡陈旧,染过而又褪色的服装;戴着补过的旧花边,用得发亮的手套,老是暗黄色的领围,围巾的经纬也已松散了。衣服虽是这样,人却差不多个个生得很结实,抵抗过人世的风波;冷冷的狠巴巴的脸,好像用旧而不再流通的银币一般模糊;干瘪的嘴巴配着一副尖利的牙齿。你看到他们会体会到那些已经演过的和正在上演的戏剧,——并非在脚灯和布景前面上演的,而是一些活生生的,或是无声无息的,冰冷的,把人的心搅得发热的,连续不断的戏剧。

老姑娘米旭诺,疲倦的眼睛上面戴着一个油腻的绿绸服罩,扣在脑袋上的铜丝连怜悯之神也要为之大吃一惊。身体只剩一把骨头,總子零零落落像眼泪一般的披肩,仿佛披在一副枯骨上面。当初她一定也俊俏过,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的呢?为了荒唐胡闹吗?有什么伤心事吗?过分的贪心吗?是不是谈爱情谈得太多了?有没有做过花粉生意?还是单单是个娼妓?她是否因为年轻的时候骄奢过度,而受到老年时路人侧目的报应?惨白的眼睛教人发冷,干瘪的脸孔带点儿凶相。尖利的声音好似丛林中冬天将临时的蝉鸣。她自称服侍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被儿女们当做没有钱而丢在一边。老人给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至今他的承继人常常为此跟她争执,说她坏话。虽然她的面貌被情欲摧残得很厉害,肌肤之间却还有些白皙与细腻的痕迹,足见她身上还保存一点儿残余的美。

波阿莱先生差不多是架机器。他走在植物园的小道上像一个灰色的影子:戴着软绵绵的旧鸭舌帽,有气无力地抓着一根手杖,象牙球柄已经

发黄了；褪色的大褂遮不了空荡荡的扎脚裤，只见衣襠在那里扯来扯去；套着蓝袜子，两条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上身露出脑膜的白背心，枯草似的粗纱颈围，跟绕在火鸡式脖子上别扭的领带，乱糟糟地搅在一起。看他那副模样，大家都心里纳闷，这个皮影戏似的人物和意大利大街上趾高气扬的翩翩绅士是否同一个种族？什么工作使他这样干瘪缩小的？什么情欲把他生满小球刺儿的脸变成了黑沉沉的猪肝色？这张脸画成漫画，简直不像是真的。他当过什么差事呢？说不定做过司法部的职员，经手过刽子手们送来的账单，——执行逆伦犯所用的蒙面黑纱，刑台下铺的糠（铺糠用于吸收血迹），刑架上挂测刀的绳子等等的账单。也许他当过屠宰场收款员，或卫生处副稽查之类。总之，这家伙好比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匹驴子，做了傀儡而始终不知道牵线的是谁，也仿佛多少公众的灾殃或丑事的轴心。总括一句，他是我们见了要说一声究竟这等人也少不得的人。这些被精神的或肉体的痛苦折磨得色如死灰的脸相，巴黎的漂亮人物是不知道的。巴黎真是一片海洋，丢下探海锤也没法测量这海洋的深度。不论花多少心血到里面去搜寻去描写，不管海洋的探险家如何众多如何热心，都会随时找到一片处女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朵鲜花，几颗明珠，一些妖魔鬼怪，一些闻所未闻，文学家想不到去探访的事。沃凯公寓便是这些奇怪的魔窟之一。

其中有两张脸跟多数房客和包饭的主顾成为显著的对比。维多莉·泰伊番小姐虽则皮色苍白，带点儿病态，像害干血癆的姑娘；虽则经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寒酸和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这幅画面的基本色调——痛苦，可是她的脸究竟不是老年人的脸，动作和声音究竟是轻灵活泼的。这个不幸的青年人仿佛一株新近移植的灌木，因为水土不宜而叶子萎黄了。黄里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过分纤瘦的腰身，颇有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发见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表现她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朴素而经济的装束勾勒出年轻人的身材。她的好看是由于身体各部分搭配相宜。只要心情快乐，她可能非常动人；女人要有幸福才有诗意，正如穿扮齐整才显得漂亮。要是舞会的欢情把这张苍白的脸染上一些粉红的色调，要是讲究的生活使这对已经微微低陷的面颊重新丰满而泛起红晕，要是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恢复光彩，维多莉大可跟最美的姑娘们见个高低。她只缺少教女人返老还童的东西：衣衫和情书。她的故事

足够写一本书。她的父亲自以为有不认亲生女儿的理由，不让她留在身边，只给六百法郎一年，又改变他财产的性质，以便全部传给儿子。维多莉的母亲在悲苦绝望之中死在远亲古的太太家里，古的太太便把孤儿当做亲女一样抚养长大。共和政府军需官的寡妇不幸除了丈夫的预赠年金和公家的抚恤金以外一无所有，可能一朝丢下这个既无经验又无资财的少女，任凭社会摆布。好心的太太每星期带维多莉去望弥撒，每半个月去忏悔一次，让她将来至少能做一个虔诚的姑娘。这办法的确不错。有了宗教的热情，这个弃女将来也能有一条出路。她爱她的父亲，每年回家去转达母亲临终时对父亲的宽恕；每年父亲总是闭门不纳。能够居中斡旋的只有她的哥哥，而哥哥四年之中没有来探望过她一次，也没有帮助过她什么。她求上帝使父亲开眼，使哥哥软心，毫无怨恨的为他们祈福。古的太太和沃凯太太只恨字典上咒骂的字眼太少，不够形容这种野蛮的行为。她们咒骂灭绝人性的百万富翁的时候，总听到维多莉说些柔和的话，好似受伤的野鸽，痛苦的叫喊仍然吐露着爱。

欧也纳·特·拉斯蒂涅纯粹是南方型的脸：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风度，举动，姿势，都显出他是大家子弟，幼年的教育只许他有高雅的习惯。虽然衣著朴素，平日尽穿隔年的旧衣服，有时也能装扮得风度翩翩地上街。平常他只穿一件旧大褂，粗背心；蹩脚的旧黑领带系得马马虎虎，像一般大学生一样；裤子也跟上装差不多，靴子已经换过底皮。

在两个青年和其余的房客之间，那四十上下，鬓脚染色的伏脱冷，正好是个中间人物。人家看到他那种人都会喊一声好家伙！肩头很宽，胸部很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没有到年纪就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软和亲热的态度，又不像冷酷的人。他的低中音嗓子，跟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刚刚配合，绝对不讨厌。他很殷勤，老堆着笑脸。什么锁坏了，他立刻拆下来，修理好，上油，挫一阵磨一阵，装配起来，说：“这一套我是懂的。”而且他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买卖，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监狱。要是有人过于抱怨诉苦，他立刻凑上来帮忙。好几次他借钱给沃凯太太和某些房客；但受惠的人死也不敢赖他的债，因为他尽管外表随和，自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教人害怕。看那唾口水的架势，就可知道他头脑冷静的程度：要解决什么尴尬局面的话，一定是杀人不眨眼的。像严厉的法官一样，

他的眼睛似乎能看透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地,所有的感情。他的日常生活是中饭后出门,回来用晚饭,整个黄昏都在外边,到半夜前后回来,用伏盖太太给他的百宝钥匙开大门。百宝钥匙这种优待只有他一个人享受。他待寡妇也再好没有,叫她妈妈,搂着她的腰,——可惜这种奉承对方体会得不够。老妈妈还以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殊不知唯有伏脱冷一个人才有那么长的胳膊,够得着她粗大的腰身。他另外一个特点是饭后喝一杯葛洛丽亚,每个月很阔绰的花十五法郎。那般青年人固然卷在巴黎生活的漩涡内一无所见,那般老年人也固然对一切与己无干的事漠不关心,但即使不像他们那么肤浅的人,也不会注意到伏脱冷形迹可疑。旁人的事,他都能知道或者猜到;他的心思或营生,却没有一个人看得透。虽然他把亲热的态度,快活的性情,当做墙壁一般挡在他跟旁人之间,但他不时流露的性格颇有些可怕的深度。往往他发一阵可以跟于凡那(公元一世纪时以讽刺尖刻著称的拉丁诗人。)相比的牢骚,专爱挖苦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攻击它的矛盾,似乎他对社会抱着仇恨,心底里密不透风地藏藏着什么秘密事儿。

泰伊番小姐暗中偷觑的目光和私下的念头,离不了这个中年人跟那个大学生。一个是精力充沛,一个是长得俊美,她无意之间受到他们吸引。可是那两位好似一个也没有想到她,虽说天道无常,她可能一变而为陪嫁富裕的对象。并且,那些人也不愿意推敲旁人自称为的苦难是真是假。除了漠不关心之外,他们还因为彼此境况不同而提防人家。他们知道没有力量减轻旁人的痛苦,而且平时叹苦经叹得太多了,互相劝慰的话也早已说尽。像老夫妻一样的无话可谈,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机械的生活,等于没有上油的齿轮在那里互相推动。他们可以在路上遇到一个瞎子而头也不回地走过,也可以无动于衷地听人家讲一桩苦难,甚至把死亡看做一个悲惨局面的解决,饱经忧患的结果,大家对最惨痛的苦难都冷了心。这些伤心人中最幸福的还算沃凯太太,高高在上的管着这所私人救济院。唯有沃凯太太觉得那个小园是一座笑盈盈的树林;事实上,静寂和寒冷,干燥和潮湿,使园子像大草原一样广漠无垠。唯有为她,这所黄黄的,阴沉沉的,到处是账台的铜绿味的屋子,才充满愉快。这些牢房是属于她的。她喂养那批终身做苦役的囚犯,他们尊重她的威权。以她所定购价目,这些可怜虫在巴黎哪儿还能找到充足而卫生的饭食,以及即使不能安排得高雅闲

适至少可以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哪怕她做出极不公道的事来,人家也只能忍受,不敢叫屈。

整个社会的分子在这样一个集团内当然应有尽有,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像学校或交际场中一样,饭桌上十八个客人中间有一个专受白眼的可怜虫,老给人家打哈哈的出气筒。欧也纳·特·拉斯蒂涅住到第二年开头,发觉在这个还得住上两年的环境中,最堪注目的便是那个出气筒,从前做面条生意的高里奥老头。要是画家来处理这个对象,一定会像史家一样把画面上的光线集中在他头上。半含仇恨的轻蔑,带着轻视的虐待,对苦难毫不留情的态度,为什么加之于一个最老的房客身上呢?难道他有什么可笑的或是古怪的地方,比恶习更不容易原谅吗?这些问题牵涉到社会上许多暴行。也许人的天性就喜欢教那些为了谦卑,为了懦弱,或者为了满不在乎而忍受一切的人,忍受一切。我们不是都喜欢把什么人或物做牺牲品,来证明我们的力量吗?最幼弱的生物,儿童,就会在大冷天按人家的门铃,或者提着脚尖在崭新的建筑物上涂写自己的名字。

六十九岁的高老头,在一八一三年上结束了买卖,住到沃凯太太这儿来。他先住古的太太的那套房间,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膳宿费,那气派仿佛多五个路易少五个路易(法国旧时金币)都无所谓。沃凯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费,把那三间屋子整新了一番,添置一些起码家具,例如黄布窗帘,羊毛绒面的安乐椅,几张胶画,以及连乡村酒店都不要的糊壁纸。高老头那时还被尊称为高里奥先生,也许房东看他那种满不在乎的阔气,以为他是个不知市面的冤大头。高里奥搬来的时候箱笼充实,里外服装,被褥行头,都很讲究,表示这位告老的商人很会享福。十八件二号荷兰细布衬衫,教沃凯太太赞叹不已,面条商还在纱颈围上扣着两支大金刚钻别针,中间系一条小链子,愈加显出衬衣料子的细洁。他平时穿一套宝蓝衣服,每天换一件雪白的纲格布背心,梨形的大肚子,一起一伏地在背心下面寓动,把一条接有各色坠子的粗金链子,震动得一蹦一跳。鼻烟匣也是金的,里面有一个装满头发的小圆匣子,仿佛他还有风流抱事呢。听到房东太太说他风流,他嘴边立刻浮起笑容,好似一个小财主听见旁人称赞他的爱物。他的柜子(他把这个名词跟穷人一样念别了音)装满许多家用的银器。沃凯寡妇殷勤地帮他整东西时,不由得眼睛发亮,什么勺子,羹匙,食品,油瓶,汤碗,盘子,镀金的早餐用具,以及美丑不一,有相当分量,他舍不得放

手的東西。這些禮物使他回想起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他抓起一個盤，跟一個蓋上有兩隻小鴿親嘴的小鉢，對沃凱太太說：

“這是內人在我們結婚的第一周年送我的。好心的女人為此花掉了做姑娘時候的積蓄。噢，太太，要我動手翻土都可以，這些東西我決不放手。謝天謝地！這一輩子總可以天天早上用這個鉢喝咖啡；我不用发愁，有現成飯吃的日子還長哩。”末了，沃凱太太那雙喜鵲眼還瞥見一疊公債票，約略加起來，高里奧這個好人每年有八千到一萬法郎的進款。從那天起，貢夫朗家的始奶奶，年紀四十八而只承認三十九的沃凱太太，打起主意來了。雖然高里奧的里眼角向外翻轉，又是虛腫又是往下掉，他常常要用手去抹，她覺得這副相貌還體面，討人喜歡。他的多肉而突出的腿肚子，跟他的方鼻子一樣暗示他具備沃凱寡婦所重視的若干優點；而那张满月似的，又天真又痴呆的脸，也从旁证实。沃凱寡婦理想中的汉子应当精壮结实，能把全副精神花在感情方面。每天早晨，多艺学校(法国有名的最高学府之一)的理发匠来替高里奧把头发扑粉，梳成鴿翅式，在他的低額角上留出五个尖角，十分好看。雖然有點兒土氣，他穿扮得十分整齊，倒起烟來老是一大堆，吸進鼻孔的神氣表示他從來不愁烟壺里會缺少瑪古巴(最著名的一種鼻烟)。所以高里奧搬進沃凱太太家的那一天，她晚上睡覺的時候便盤算怎樣離開沃凱的墳墓，到高里奧身上去再生，她把這個念頭放在欲火上燒烤，仿佛烤一只塗滿油脂的竹雞。再蘸，把公寓出盤，跟這位布尔乔亚的精華結合，成為本區中一個顯要的太太，替窮人募捐，星期日逛旭阿西，梭阿西，香蒂伊(均為巴黎近郊名勝)，隨心所欲地上戲院，坐包廂，毋須再等房客在七月中弄幾張作家的贈券送她。總而言之，她做着一般巴黎小市民的黃金夢。她有一個鋼子一個銅子積起來的四萬法郎，對誰也沒有提過。當然，她覺得以財產而論，自己還是一個出色的對象。“至於其他，我還怕比不上這家伙！”想到這兒她在床上翻了個身，仿佛有心表現一下美妙的身段，所以胖子西爾維每天早上看見褥子上有個陷下去的窩。

從這天起，約摸有三個月，沃凱寡婦利用高里奧先生的理髮匠，在裝扮上花了點心血，推說公寓里來往的客人都很體面，自己不能不修飾得和他們相稱。她想出種種玩藝兒要調整房客，聲言從今以後只招待在各方面看來都是最體面的人。遇到生客上門，她便宣傳說高里奧先生，巴黎最有名望最有地位的商界巨頭，特別選中她的公寓。她分發傳單，上面大書特